

中國小說史大綱



增訂
刪正

中國小說史大綱

張靜廬先生編著
泰東圖書局印行

崇楊塵因先生傑作

新華春夢記

大本五册 定價五元

小本五册 定價三元五角

崇王無爲先生傑作

蒙古旅行記

下上中三編 定價一元二角

崇向愷然先生傑作

拳術見聞錄

全書一册 定價三角

訂正
增刪

中國小說史大綱

全

一册
定價三角

編著者 張靜廬

發行者 趙南公

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

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
上海四馬路中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九年六月二十日初版
中華民國十年三月二十日再版

序一

王無爲

余讀中國小說史大綱既竟，爲之序曰：古者，謂文載道，必有經世之務，始著爲文，用昭來穢。故書之典謨，惟紀美政，而土風人情不與焉。禹貢言大時，土宜兼及地理，視典謨稍進矣；顧事止考績，特一紀功碑耳；與土風人情，仍無與也。書之後有禮，於帝王之起居飲食，不可謂略，卽庶民之事，亦多載述，然等於近世會場之秩序單，所以貢獻於社會者絕僅，非所語於社會文學也。詩記土風人情，『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』，其爲社會文學固無疑；然當時謗上有刑，干政者殆，所能視於人者，陳義晦而不彰，其真美之性，亦稍隱遜，謂其誠有社會文學之真值，尙未可必也。詩亡而春秋作，開我國歷史之先河，孟氏謂：「孔子作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」，言其效之著也；然近於朝報，亦非社會文學。三傳繼起，爲春秋闡義例，明得失，辨是非，所貢獻於社會者，固不鮮，第亦嫌

其專備貴族社會之觀摩，不足供普通社會之考鏡；有社會文學之體，無社會文學之用，仍不足語乎社會文學。至於易，則爲卜人之所須，妄解「宇宙之謎，一利止於妄人，識者所不取；以言社會文學，更非所宜；尤非吾人之所謂社會文學也。周之既衰，諸子競以所學鳴，孟軻承孔丘之後，爲仁義孝悌之說，縱橫放肆，無所不容，庶幾足稱社會文學矣；唯墨守一家之言，不求究極之理，其失也蔽。莊周接老聃之武，宗虛無自然之論，蕩蕩巍巍，人無能名，實近古浪漫主義之前驅。我國之有社會文學，蓋自此始。惜當時尊王說張，莊氏之學被擯，南華經僅能收解頤撫掌之效，社會所感之影響，亦殊無多。下逮漢世，有司馬遷出，以寫實之筆，著爲史記，達幽曲，彰杳冥，窮鬼神之蹤，拵造化之臂，上溯治平之往蹟，下及里巷之愁苦，事無鉅細，靡不網羅；始具社會文學之規模，而收社會文學之實效。吾人觀唐人只爲小說，皆胎息於史記，從知其源遠流長也。

宋元以降，小說道興，長篇巨製，霞蔚雲蒸，用口語者，尤能曲狀里閭疾苦，

男女纏綿，其簾珠茵錦紀富室之紛華，甕牖繩樞，訴貧家之煩惱，尙爲餘事。往者吾國識文字之人，千不得一，自有小說，始漸普及；此無他，小說爲社會文學，甚切近於人情，故能家絃戶誦，收浸潤人心之效耳。唯是小說既盛，源流自分，或師孔孟之訓仁義，或踵老莊之唱虛無，亦有孤芳自賞，承襲騷楚之遺音，抱璞有懷，晉接屈宋之逸響者，類皆欲成一家言，以似人爲奇恥，而是非之爭生矣。

晚近以來，門戶之見雖深，而異異軌歸，無不以社會文學爲極則；吾人於水滸傳，紅樓夢，儒林外史，之斯三者，可以知其有然也。迄於遜清末葉，林紆以瑰環之姿，用文言譯茶花女遺事一書，是爲西方小說化輸入吾國之始，亦啓長篇小說用文言之端；於是小說界之趨勢，爲之一變；曩之以普通社會文學爲極峯者，遂復以特殊社會文學爲盛軌。同時蘇曼殊以非佛非仙之閑人，寄其靈感於小說之中，所爲碎簪記，焚劍記，諸篇，皆與茶花女遺事相彷彿；野芳

有情，潤泉可掇，殆不足狀其清雋；今其人雖逝，而流風未歇，報章雜誌，固隨在可觀其遺徽。雖不幸而有無賴文人，襲林蕪之後，謬爲貂續，致社會對於文言小說，失其信仰；然亦唯社會不復信仰文言小說，而白話文學，始獲代興，此日白話文學之得以粗安無恙者，何莫非無賴文人之所賜！則無賴文人之所爲，亦等李闖之亂，雖於明室爲不忠，而有造於清廷，則固莫之能諱也。以上所述，殊復簡陋，然非余之疏於考證；蓋余於是書未成以前，許爲王靖序世界文學史，其有關於文學故實，而足以相發明者，將更留以有待也。

靜廬茲書，分五編，本編特其總論；以史記編年之例，科學分類之術，爲吾國小說界探源流，窮變化，揚清濁，析精粗，實開吾國小說史之先河。尋因事屬艸創，且自審非盡善，不敢輕於刊行；余爲之解曰：無傷也；爲中國小說史，乃欲中國小說之有史。今所著縱未善，後必有更善於此者出；他日更善於此者出，則夙志已償，復何有乎毀譽！苟以未善，而毀其成，則爲小說史前途斬荆棘者，

更將屬曷？以此作小說史之嚆引先聲，爲後之作者驅除難乎？靜廬是余言，因以所著付刊。余夙以小說爲社會文學，其用視學校教科書爲廣，徒以薰蕕無別，致所以教育社會者，反以貽人心世道之憂；深冀靜廬嚴小說善惡之別，擇其尤善者，介紹世人，俾知所選擇，爲社會教育之一助；故序首於何者爲社會文學，言之獨詳。他若編年分類，溯往古之波瀾，闢來今之蹊徑，則靜廬固慮之至熟，良無待於人言，余亦不再進駢枝之說矣。

序二

周劍雲

張君靜廬是一個志行純潔的青年，他自民國八年入京請願，爲了國事，嘗過一次牢獄風味。出獄以後，除掉服務社會外，還分出一半精神在著作界盡力。他現在發願著中國小說史大綱了；出版之前，問我要序：我於小說是沒有下過十分研究工夫的，但我既是濫竽著作界裏的一份子，生平看小說也

成了一種嗜好，姑且把我對於小說的感想隨便說幾句。

中國的小說，創始於漢魏六朝，無名氏的雜事秘辛，東方朔的十洲記，劉歆的西京雜記，干寶的搜神記，東陽無疑的齋諧記，任昉的述異記，都是那時候的名著。那時候的作者，喜歡用癖典的字，作起文章來，用的都是簡峭高古，辭無虛設，連小說也是如此。這是時代關係，一個時代的作者，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文物，制度，民情，風俗，却不料幾千年後，生在二十世紀的一班國粹派，中了舊書的毒，變成食古不化，也要上躋漢魏，依附塚中枯骨的末光，動不動自稱做的文章『彷彿漢魏時人』，『那做小品文字的，一發老老面皮，說是『六朝餘韻』，你想可笑不可笑呢？

唐朝本是文事最盛的時代，文章傳誦一時，小說也不少，如張說的虬髯客傳，郭滉的高力士傳，蔣防的霍小玉傳，白行簡的三夢記，于鄴的揚州夢記，元稹的會真記，李公佐的南柯夢，柳公權的小說聲聞記，劉恂的嶺表錄異，崔

今欽的教坊記，段成式的酉陽雜俎，雍陶的英雄傳，孫顏的神女傳，閻選的再生記，張諤的尸媚傳，李濬的松商雜錄，孫棨的北里志，陳邵的通幽記，馬總的大唐奇事，鄭棨的開天傳信記，鄭處誨的明皇雜錄，連古文八大家的韓愈，柳宗元，詩家的杜牧，李商隱，都作小說。這時候的小說，以神怪一類居多，都是筆記體裁，沒有什麼整部大著。

五代是亂離之世，文事衰敝，馮延巳的崑崙奴傳，高彥休的唐闕史，尉遲偓的中朝故事，杜光庭的神仙感遇傳，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，算是傑作。

宋朝又是文事極盛時代，可以與唐朝並稱，如歐陽修的六一居士傳，和歸田錄，蘇軾的東坡酒經，樂史的楊太真傳，無名氏的李師師傳，孫光憲的北夢瑣言，景煥的野人閒話，張休復的茅亭客話，吳處厚的青箱雜記，張世南的游宦記聞，張邦基的侍兒小名錄，蘇轍的龍川別志，釋惠洪的冷齋夜話，陸游的老學菴筆記，葉夢得的石林燕語，周輝的清波雜志，周密的齊東野語，無

名氏的三朝野史，曾造的高齋漫錄，葉紹翁的四朝聞見錄，王鞏的甲申雜記，尤杞的高柳溪邊舊話，吳淑的江淮異人錄，朱異的曲渚舊聞，施彥執的北牕炙輶，范致明的岳陽風土記，洪邁的夷堅志等，這時代的小說，雖是文言，却已近於寫實一派，不像漢魏的作者，專在字句上用工夫，令人讀起來佶屈聲牙了。

金元明清的小說很多，曉得的人也不少，我也不必煩引，張君既然著這一部中國小說史大綱，他於小說的分類，小說的源流，小說的沿革，和小說家的派別，一定有狠精密的研究，狠詳細的考證，我且說小說是什麼東西？

小說是什麼東西，前人說建裨官野史；我說是『別於正史的書籍，是平民的喉舌；』也可以說是一個是代的政治，禮教，風俗，民情的代表。大凡一個時代的盛衰，可以在那時代的小說看出來，而正史反不可信，因為古代是專制政體，史官修史，每多忌諱，只摘那好事小說，壞事都一筆勾消，既沒有報紙

宣達輿情，真正民意只能從小說裏表出來，所以小說不僅是消遣品，作小說不是容易的事。要在古代求小說，我以前所引的，都是些短篇筆記，也有可信的，也有不可信的；我以為只有司馬遷的一部史記，是一部整本大部的好小說，太史公可算得小說的始祖。

小說既是平民的喉舌，既是一個時代的風俗，民情的代表；那麼做小說的人，當然最好寫實，不貴雕斲，就是人類諸般色相，善惡不等，有時不能不形容幾句，得求合那一個人的身份，決不是掉文用典所能盡小說的能事的，由此看來，不做小說便罷，要做小非，說非白話不可；遇到人物衆多，事情複雜，更非用章回白話不可。因為不如此，就沒有趣味，關於這一點，我在李涵秋序戰地驚花錄，有一段論及，現在把他錄在下面：

『白話小說之難，一在定名，須不空泛，不晦澀，有籠罩全局之力，無人盡可用之病，二在回目，須生動而不呆滯，集成語爲聯，巧合天然，不露斧鑿』

痕迹，三在切題，須能放能收，不黏不脫，千言落楮，一語歸宗，不可軼出題外。餘則有伏筆也，襯筆也，有明寫也，有暗逗也，寫景如拔圖畫也，寫人各有面目也，刻劃地方風俗如身歷其境也，形容諸等社會如親見其人也，嗚呼！祇憑三寸管，一錠墨，乃能千態萬形，躍然紙上，使人嗅之而芬，味之而雋，撫之而華，剝那之頃，不自覺其神經感觸，隨著者之文善善而惡惡。其學問爲何如？其能力爲何如？

在我國數章回白話小說，關於軍事的，三國志最好；關於言情的，紅樓夢最好；關於神怪的，西游記最好；關於社會的，水滸傳儒林外史最好；關於寓言的，鏡花緣最好；此外兒女英雄傳也不壞；彈詞小說天雨花也好；近人的小說，像孽海花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，官場現形記，老殘游記，碎琴樓，廣陵潮，古戍寒笳記，都可算一時的名著。林紓在小說界也曾享過盛名，但他拿桐城派的古文來做小說，我總覺得吃力不討好。總之做小說是極難的事，非得才大心

細，問學博，見識廣的人，萬萬不能輕易動筆。像現在那些賣文爲活的人，一個月做一部小說，一年出上十來部小說，不過掛掛小說幌子罷了，稍爲懂得點小說甘苦的人，是不願意看他的。

我替楊塵因序儒林新史有一段論看小說也不容易，也把他錄在下面：

『作小說難，作白話小說難，讀小說亦不易。不善讀小說，不能知作者之甘苦，卽不足以定小說之價值，何以言之？小說者，文章之體用，以褒貶人事，宣達抱負者也。白話貴能傳神，較諸堆砌字句者有別；苟非胸羅萬卷，熟諳世故人情，其所敘述，必百無一當。一書出版，使不善讀者讀之，於作者用意之深，用筆之嚴，大率忽略而過，未能鎖會其旨趣，有所贊許，皆隔靴搔癢之談，於是作者之苦心無由表現矣。』

我以爲看小說，金聖嘆可算第一個細心人，這種人才，固然不易多得，然而世上粗心的人也太多了。

長小說固然難作，短篇小說也不易爲，長篇的秘訣，是酣暢，曲折；短篇的要旨，是簡潔，含蓄，胡適的短篇小說集，有一篇論的極是，閱者可以參觀。

自序

中國無小說，何以言之？

(一) 中國的文學界，不許有小說的立足地；即使許他立足，也只像聽差在大人房間裏，只能站在屋角裡。——姚惜抱的古文辭類纂，辨別體裁，立了十三個門類，却沒有一類容着小說；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，更分三門，立着十一類，却也沒有一類，容着小說。史的藝文志和文學史等，紀述小說，只有數語，並不能像同樣美文詩詞歌賦——紀述得詳細。

(二) 中國沒有做小說的人，只是『出其餘緒，從事稗乘；』——因爲做小說的人，自己也認其爲一件沒有價值的事情。

(三) 中國沒有讀小說的人，讀小說的時間，總在『茶餘酒後』或『夜闌人靜』，只認小說是一件『怡情悅性』的消閒品。

中國無研究小說的人；何以言之？中國關於考據或評論小說的專書有幾種，我現在將他拿來說一說：——小說叢考與小說考證，只考查一書所紀的事實，以證明其來歷；所考的書，又只據各家筆記，實不可憑；像開闢演義，封神傳，他也說他有來歷，抄小淨梅館閒話等書來證明，不是太荒謬了麼？古今小說評林，說來說去，只說一部紅樓夢，一部水滸，一部三國演義，寶呵！玉呵！滿紙亂叫，似乎恐怕別個看小說的人要說這三部書不好，所以特產生這三四位小說大家來做保鏢；不信，試看裏邊有一位做評的先生，他還特別演一部文言的紅樓夢，來做紅樓夢的副本，這不是保鏢麼？小說話簡直是像小孩子初上學校讀書，識得幾個字回來，便高興異常，「人刀手足」亂嚷小說雜論，只當得一個論字。小說講義，小說做法，是敷衍脛肱成篇。論短篇小說，只及短篇。

不及長篇，並且也可有懷疑的地方，他將木蘭歌，采風篇，拿來當作小說；我以為詩是詩，小說是小說，決不能指鹿為馬的；譬如寫實體的詩，與紀事體的詩，都是寫景兼寫情的，又同是美文的一種；倘因其有幾分像小說體裁，或活像是小說，便不管明明是詩，也竟拉來當小說，那麼，小說與寫實體紀事體的詩，還有什麼分別呢？

據以上所說，中國既無小說與小說家可言，又無研究小說的人；那麼，這作中國小說史大綱的人，便算是一個小說家與研究小說的人了麼？我應該先聲明一句：我非但不是一個小說家，並且也不是一個考據家；那麼，我為什麼要作這中國小說史大綱呢？有二種理由：

(一) 我認定這小說，是美文——可以陶情悅心；——是教育——通俗的教育；可以代演講；——是寫真——能描寫平民的疾苦，與貴族生活的豪侈，可以使社會上注意；——是現代史——寫現社會新人的生活；或近世的舊人的生活；來